

略论《世说新语》的文体特征

——从与《晋书》比较谈起

汪郑珠, 周晓琳

(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, 四川 南充 637002)

【摘要】与正史《晋书》不同,有着大量文史材料做基础的《世说新语》亦有着小说的性质。在比较二者时,我们可以发现《世说新语》的文体有如下特征:体例清晰,分门别类;题材广泛,亦正亦谐;语言简约,意旨深远;价值取向,重人格美。

【关键词】《世说新语》;文体特征;体例;题材;语言;价值取向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7.419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 **【文章编号】**1673-1883(2012)01-0031-03

《世说新语》(以下简称《世说》)历代皆以小说视之。从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到《文献通考》,再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皆将其归之为小说类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也将其列入小说范畴。但也有学者认为《世说》并非小说,而属史类。刘孝标为《世说》所作之注融入了大量的史料考证,更是让诸多学者坚持这一看法。近代学术界认为《世说》为小说的看法较史书偏多。《晋书》,二十四史之一,反映晋朝的整个社会状况。《世说》反映的是汉末至刘宋初的社会、政治、文化、思想等方面情况。因其是“真人真事的文学”^{[1][81]},与《晋书》中诸多史实相契合,因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比性。笔者欲从二者的比较来阐述《世说》小说与史书特征兼有,又偏向小说的文体特征。

一 体例方面

《世说》共分36门类,包括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、方正、雅量、识鉴、赏誉、品藻、归箴、捷悟、夙惠、豪爽、容止、自新、企羡、伤逝、栖逸、贤媛、术解、巧艺、宠礼、任诞、简傲、排调、轻诋、假谲、黜免、俭嗇、汰侈、忿狷、谗险、尤悔、纰漏、惑溺和仇隙。每一门都由若干则小段文字组成。有的上百则,有的不足十则。每一则之间没有直接的顺承连接关系,只是就某人某事而论述。有的一则叙述多人多事而较长,有的则只有寥寥几句对话。字数上少则八字,如“世目周侯:嶷如断山。”(《赏誉》56则)多也就几百字。几十字的短篇比比皆是。这36个门类涉及到魏晋时期政事、人物等方方面面,可算得上一部小百科全书。因为有大量的史料作注,因此《世说》是了解和研究那一段历史非常好的材料。

具体到每一则内容,都是短小精悍。现代意义的小说有时间、地点、人物,还要有连贯的故事情节。而《世说》并不完全具备此点。它只是选取了某一事,某几人,或叙述对话,或描摹细节。如《言语》24则

曰:“王武子、孙子荆,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。王云:‘其地坦而平,其水淡而清,其人廉且贞。’孙云:‘其山嵒巍以嵒峨,其水渌而扬波,其人磊砢而英多。’”作者只将王武子与孙子荆的对话复述出来,而未做任何相关品评,也未描写当时二人的表情动作及心理。

二 题材方面

《世说》题材涉猎非常之广,上文已说过包括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、品藻、赏誉、识鉴等36门类。上到王公贵族,下到平民百姓,无不涉及。无论是朝堂政事,抑或生活小节,都有反映。生活中极其小的一个片段,都被纳入到作者的叙述范围。对所叙述之人、事,都有方方面面的描写和若隐若现的评论。

《品藻》86则曰:“桓玄为太傅,大会,朝臣毕集。坐裁竟,问王楨之曰:‘我何如卿第七叔?’于时宾客为之咽气。王徐徐答曰:‘亡叔是一时之标,公是千载之英。’一坐欢然。”这段论述不仅讲述了各色人等,也讲述了当时“朝臣毕集”的一个状态,隐约可见当时的一些社会状况。

题材除了广之外,还有“小”。诸多内容为生活细节,貌似不登大雅之堂,但却悉数被作者搬上台面。如《世说》中多次提到名人好学驴鸣一事。

三 语言方面

语言是小说与史书不同的一个关键之处。史书以还原历史真实面貌为准则,故叙述多客观化,不掺杂作者感情色彩。《世说》中内容除了史料注解外,作者自身的史学家气质也能看出一些端倪。再如上文所举《言语》24则之例,作者是站在一个高度去客观地对待一些人和事。这类似于史学家写史,意欲以一个客观者的身份将历史本来面貌还原。周祖谟先生说:“笺疏内容极为广泛,但重点不在训解文字,而主要注重考案史实。”^[2]前言可见当代一些学者大家也是从偏重于史书这类角度来看待《世

收稿日期:2011-11-20

作者简介:汪郑珠(1987-),女,安徽芜湖人,在读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魏晋南北朝文学。

说》的。最起码说明了学术界已充分认识并肯定《世说》的史书价值。而下面所要论述的几点,则说明了《世说》的小说性大于史书性。

(一) 随意性强

《世说》的语言主观偏好明显。关于卢志在众人面前问陆机,陆逊陆抗是他的什么人的事例,比较《晋书》,我们可看出《世说》作者语言运用的角度。《晋书·陆机传》:“范阳卢志于众中问机曰:‘陆逊、陆抗于君近远?’机曰:‘如君于卢毓、卢瑛。’志默然。既起,云谓机曰:‘殊邦遐远,容不相悉,何至于此!’机曰:‘我父祖名播四海,宁不知邪!’议者以此定二陆之优劣。”而《世说》的语言是这样的。“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:‘陆逊、陆抗,是君何物?’答曰:‘如卿于卢毓、卢瑛。’士龙失色。既出户,谓兄曰:‘何至如此,彼容不相知也?’士衡正色曰:‘我父祖名播海内,宁有不知?鬼子敢尔!’议者疑二陆优劣,谢公以此定之。”陆云当时是否失色,陆机又是否正色,后人自是不知。可见作者是通过自身想象来推测二人神情的。观《晋书》与《世说》二者语言,可以看出:《世说》作者在描述这件事情上更富有生动性和情趣性。陆机称卢志为“鬼子”,若用现代语言可释为“臭小子”之类。这样的语言带着口语化、随意性,倒增添了一份活力和可爱,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陆机两兄弟及卢志的人物形象。

另有一例。《晋书》谓:“(阮籍)性至孝,母终,正与人围棋,对者求止,籍留与决赌。既而饮酒二斗,举声一号,吐血数升。及将葬,食一蒸豚,饮二斗酒,然后临诀,直言穷矣,举声一号,因又吐血数升。毁瘠骨立,殆致灭性。”《世说》谓:“阮籍当葬母,蒸一肥豚,饮酒二斗,然后临诀,直言‘穷矣’!都得一号,因吐血,废顿良久。”刘孝标注谓:“邓粲晋纪曰:‘籍母将死,与人围棋如故,对者求止,籍不肯,留与决赌。既而饮酒三斗,举声一号,呕血数升,废顿久之。’”可见《世说》作者可能参照了邓粲的《晋纪》。但又未写入阮籍“与人围棋”一事,而《晋书》是糅合了《世说》和《晋纪》的说法。姑且不论当时的阮籍是否真有“与人围棋”一事,但《世说》未将其收入,也可看出作者的一些态度。许是觉得不够真实,许是认为对其欲表达之意思无明显作用。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,作者在写《世说》时的一种率性而为。

(二) 简约明朗

《世说》语言借鉴了“春秋笔法”。《春秋》以“一字知褒贬”而使语言极其地简练。《世说》亦有类似特色。例如上文说到的陆机称呼卢志为“鬼子”。再如《德行》34则曰:“谢太傅绝重褚公,常称:‘褚季

野虽不言,而四时之气亦备’”。作者在此用了一个“绝重”。寥寥二字,读者便知道时任太傅的谢安对褚季野的重视与欣赏。《容止》28则:“太傅有三才:刘庆孙长才,潘阳仲大才,裴景声清才。”“长”、“大”、“清”,简明扼要地比较了三人的才能。《言语》73则曰:“刘尹云:‘清风朗月,辄思玄度。’”另87则:“林公见东阳长山曰:‘何其坦迤!’”没有事件叙述,没有辞藻修饰,但其所表现出来的意旨却很深远。这也是《世说》语言的一个重要特色,即言约旨丰。

语言明朗还表现在作者善于运用对比手法。这是文学家包括史学家们的惯用手法。《容止》7则曰:“潘岳妙有姿容,好神情。少时挟弹出洛阳道,妇人遇者,莫不连手共萦之。左太冲绝丑,亦复效岳游遨,于是群姬齐共乱唾之,委顿而返。”这一则写得相当精彩。一个“好神情”的潘岳,一个“绝丑”的左思;一个是“连手共萦”,一个是“齐共乱唾”。强烈的对比之下,愈加凸显出潘岳的好姿容和左思的“绝丑”了,艺术效果因此而达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。再者,一个“绝”字,也反映了作者对左思的态度。说一个人丑,也许是从客观角度来看待。倘若加一个“绝”字,那就一定是带着作者强烈的主观审美标准的。由此亦可见《世说》语言的主观随意性。另有一点也很有意思。古人作文讲求对称。作者在前面用的是“潘岳”,而后却用了“左太冲”而不用“左思”,不知是否因为左思当时是为皇室一成员,而不好直接得罪。抑或自知用了“绝”字而怕世人太笑话左思。不得而知,但其中心思,可略知一二。这是关于容貌的对比,另外如品行、贫富、忠奸等都有对比。这种或夸张或形象的对比为语言增添了光彩,使得语言更加明朗而生动。

(三) 口语化明显

《世说》的语言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口语化。王力先生《汉语史稿》中也说到:“魏晋的文章也和口语距离不远(如抱朴子)。自从南北朝骈文盛行以后,书面语和口语才分了家。在这时期中,只有《世说新语》、《颜氏家训》等少数散文作品是接近口语的。”^{[19][29][30]}试举孔融拜访李膺一例。在此笔者欲将《世说》与《后汉书》作比较。《后汉书》云:“融幼有异才。年十岁,随父诣京师。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,不妄接士宾客,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,皆不得白。融欲观其人,故造膺门。语门者曰:‘我是李君通家子弟。’门者言之。膺请融,问曰:‘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?’融曰:‘然。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,而相师友,则融与君累世通家。’众坐莫不叹息。太中大夫陈炜后至,坐中以告炜。炜

曰:‘夫人小而聪了,大未必奇。’融应声曰:‘观君所言,将不早惠乎?’膺大笑曰:‘高明必为伟器。’”《世说》则曰:“孔文举年十岁,随父到洛。时李元礼有盛名,为司隶校尉,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。文举至门,谓吏曰:‘我是李府君亲。’既通,前坐。元礼问曰:‘君与仆有何亲?’对曰:‘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,有师资之尊,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。’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。太中大夫陈韪后至,人以其语语之。韪曰:‘小时了了,大未必佳!’文举曰:‘想君小时,必当了了!’韪大踖踖。”比较这两段文字,二者在事件叙述上基本一致,只是语言上有些许差异。《后汉书》用语大气而正统,语调中和,有着史官所应有的秉公执笔的态度。而《世说》用语较前者口语化,且对话的语气带有明显的情绪倾向。

四 价值取向方面

《世说》的价值取向充斥于整部著作中。《世说》十分重视人格美,其人格美的体现于重视德行的高雅和精神的自觉。《世说》前四门为: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,与《论语·先进》所言之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相同,故人多以为《世说》以儒学为正统,倡导儒家思想。儒家重视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”,强调“文质彬彬,而后君子”。故而《世说》第一门便为德行,德行第一便为“言为士则,行为世范”的陈蕃。实际上,《世说》中不仅有儒家思想,也充斥着道家思想。《文学》76则:“郭景纯诗云:‘林无静树,川无停流。’阮孚云:‘泓峥萧瑟,实不可言。每读此文,辄觉神超形越。’”郭璞这两句诗有着道家超脱的意味,体现出对宇宙人生的感怀。“人们由对山水

自然的感受而上升到玄远幽深的哲学境界。人们借此玄宗的体味,可以荡涤胸中尘俗杂念,求得心灵的净化,并把对自然的感受,上升到审美的层次。”^[4]这种审美的层次便是一种精神的自觉。这种精神的自觉一定意义上便是人的自觉。《品藻》35则:“桓公少与殷侯齐名,常有竞心。桓问殷:‘卿何如我?’殷云:‘我与我周旋久,宁作我。’”这则内容充分展现了时人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与向往。

《世说新语·序目》曰:“晋人乐旷多奇情,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,世说可睹已。说为晋作,及于汉、魏者,其余耳。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,驰骛不如诸国策,而清微简远,居然玄胜。概举如卫虎渡江,安石教儿,机锋似沉潜稽,又冷类人人梦思,有味有情,咽之愈多,嚼之不见。”^[2]此序目为明袁褰所撰,这段话也说明了几个问题。一是撰者认为《世说》虽为晋作,但却有汉魏之风,风格清微简远。这是从它的语言格调上来说的。二是撰者认为《世说》所记人事,“有味有情”,令人动容。这是从题材内容方面来说的。按照袁褰的说法,《世说》应是披着汉魏之风的晋作。

王能宪在其《世说新语研究》一书中说:“《世说》是真人真事的文学。”^[1]真人真事说明它的历史性,而真人真事的文学则说明它是带有历史性的艺术。在与《晋书》及其它史书比较中,我们可以发现《世说》的历史性体现在体例及题材上,而其独特的语言特色则是使其更倾向于小说的重要一点。可以说,《世说新语》是以大量史实作辅助的小说,它的文体特征因此也变得更偏向小说一些。

注释及参考文献:

- [1]王能宪.世说新语研究[M].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2.
- [2]余嘉锡.世说新语笺疏[M].中华书局,1983.
- [3]王力.汉语史稿(重排本)[M].中华书局,2004.
- [4]李建中,高文强.日月清朗 千古风流——《世说新语》[M].云南人民出版社,2001.

On the Stylistics Features of “Shi Shuo Xin Yu”

——From Comparing with “Jin shu”

WANG Zheng-zhu¹, ZHOU Xiao-lin²

(1.Literature Department; China West Nomal University; Nanchong, SiChuan 637000;

2.Literature Department; China West Nomal University; Nanchong; SiChuan 637000)

Abstract: Different from the official history Jin shu, Shi Shuo Xin Yu not only has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a foundation, but also has a nature of the novel. Comparing the two, we can find that the style of Shi Shuo Xin Yu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: a clear style, different categories; wide range of subjects, official and harmonic; simple language, profound intention; value orientation, and emphasis on the beauty of personality.

Key words: Shi Shuo Xin Yu; Stylistics Features; Style; Themes; Language; Value Orientation (责任编辑:张俊之)